



門人 淮南李春芳 鈔選編

門人 北海馮惟訥 核訂

序

諸儒理學語要序

性者生之理知者性之靈也親知愛兄知敬入井怵惕爾汝慚忿以至親疎貴賤厚薄知殺聲色臭味嗜欲知節五常百行千變萬化皆吾心自然之明覺而燦乎其有倫理故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純粹至善不學而能者也動于欲而微有不善則惟愛親敬兄之理孩提所不學而能者成人秀士或有所不盡能故君子有窮南野文集 卷四 一

理之學學者學其所不能然非增益其所本無者也窮之也者盡之也慎其獨知孝悌於善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而慎思以通之審問明辯以精之親師取友讀書考古皆問辯之事致精之方也惟精惟一盡吾心之所不學而能者而天下之理得學之能事畢矣夫窮理盡性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而良知其要乎佛氏以覺爲至然謂空爲真諸相爲妄圓明寂照而非吾心自然明覺之知世儒以物理爲功然謂物爲外謂理在物毫分縷析而非吾性自然明覺之理故佛氏卒淪于寂滅而儒者之論則未免博而寡要六經四子一以貫之道或幾乎息矣予友曾明卿氏采有宋以至本朝諸大儒語爲理學語要一編將以順性命之理



明精一之學也夫濂溪明道之言見于通書遺書者純粹精矣某嘗以爲士有志于窮理而從事于學問者六經四子之外加二先生語固宜樂玩深造身體心會而沛然自得然後旁觀諸子百氏則精粗淺深昭然自別其醇者固同道足以相發其未醇者亦足以考見吾心疵駁偏僻之微以致其精固不必去彼取此莫非畜德之益是編于諸先生語皆有所擇而取之始以其語入德之門者於始學爲尤要歟粵人適燕導之者卽其發軔所在而示以瞻極望斗向北之途使之決意邁往千里必至而中途之旁曲岐徑五通九達之辯與夫京都百官宗廟宏偉佳麗之觀俟其自行自見自疑自求自至自得有不必概而語之者所貴言約指近而隱

南野文集

卷四

二

遐自邇索之易獲斯善導也滋固采編摘取之意歟然爲卷如千爲語如千亦旣繁矣蓋詩三百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曲禮三千蔽之以一言曰毋不敬其于是編亦請誦濂溪一語曰無欲爲要嗟乎同志之士誠能寡欲以至于無致吾心天理之知以窮吾心良知之理則是編也可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苟未志伊之志學顏之學而徒以講究研磨爲益則雖無欲一語猶未免爲泛濫而不得其要者矣

送許廷陳歸省序

許子廷陳蚤有志于道經傳子史必探其髓必鉤其玄古今治忽興替之故政教兵刑弛張損益之宜必覈其實性命道德仁義禮

樂必窮其原而究其用異日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若契焉若  
疑焉曰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也良知豈足以盡之已而聞  
史某嘗學于陽明則就而告所疑史某曰夫人能外良知而有知  
有能矣乎雖然多知多能令所以語良知今夫目不眩于朱紫曰  
明無不見矣天下之色固有不及見者耳不爽于雅鄭曰聰無不  
聞矣天下之聲固有不及聞者良知不惑于是非公私曰聖無不  
通矣天下之故固有所不知不能者堯舜不精歷象稷不審八音  
夔不明五種孔子子禮不如老聃于官不如郟子射御軍旅詞命  
稼圃不如當時之名能者諸侯喪禮孟子不如國之祝史其所以  
大過于人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後世以必不可徧物之力窮必

南野文集

卷四

三

不可徧窮之物皇皇然欲以大知先天下其亦厚自蔽矣許子曰  
聖不遠觀奚以制器智不博綜奚以應變史某曰聖希天智希聖  
天之生物其聲色象貌皆有所取諸而肖之耶其無所取而肖之  
則物遂易其常耶故天道靜專動直五氣布而萬物生良知靜無  
動有四端見而萬物成道不遠人心非外鑠致知焉盡矣此謂知  
本許子曰古訓之稽前言徃行之識也其謂之何史某曰良知守  
宙一者也覺之所及匪古匪今心之所安孰彼孰我故古訓也前  
言徃行也稽也識也莫非良知之用一以貫之者也處說而審象  
象象說也得說忘象可矣謂所處所象與說三也則人孰謂之知  
者乎今天下之不二三說者寡矣不爾則執象以爲說者也許子



豁然釋躍然喜倦倦然相與切磋而不舍居人之許子歸省告行于史某因請書以爲贈曰庶無忘其相契之初也

贈麥元實序

某與麥子元實同舉進士且十年然未嘗一日歛也而其謀道之志不謀而同歲壬辰春二月元實被

簡命督貴州學政某承乏南司業兩人者聯舟而南而後得朝夕見也相與論教某曰其學不厭乎論學曰其教不倦乎論教學之要曰其致其良知已乎夫學學爲仁也二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于人之善也開導誘掖惟恐其或失之也人之不善也誨諭勸率惟恐其不遷于善也故學不厭而教行矣夫人之善而教之弗失

南野文集

卷四

四

人之不善而教之遷于善乃所以盡其立人達人之心是謂求人  
之學故教不倦而學恒矣夫學非強習教非外設也良知本與天  
地萬物爲一體故見善之在人猶飽煖安逸之在吾身也不善之  
在人猶疾痛痲癢之在吾身也蓋其明覺之自然有不待學而能  
慮而知者學不厭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教不倦者達其天  
地萬物一體之用體用一原教學無二無非致其明覺之自然而  
不蔽于有我之私已耳故曰默而識之識知也良知不假言說而  
自得之也夫自得其良知而教學備矣元實曰夫三言者孔子以  
爲何有于我而學者顧易言之乎夫道卽之至近而克之不可窮  
故愚夫愚婦之可能而聖人之所不能盡者固夫婦之可以與能

者也故良知通聖愚而一體致知合安勉而同功夫是之謂一貫之道元實曰吾子之言豈獨裨益孤蒙將惠貽荒服亦吾子之澤流矣

### 呂巖野別言

巖野呂子往令泰和泰和人士寓京師者相謂曰邑其治乎吾未見剛而不侮能而不恃明而好問辯而罔給有令如此而不達于政者也巖野聞之告史某曰噫政固易歟夫善政惟德執德之弗脩而政有成雖然其敢弗學某曰休哉古之人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士大夫弗講于學久矣夫學學盡其心也人心無不惻隱無不是非盡其惻隱而無不仁故民親盡其是非而無不知

### 南野文集

### 卷四

五

故民治是謂大學是謂王政吾未見典學而政弗成者也巖野曰雖然土異俗民異志禮異齊道異宜君子難焉某曰其難乎疎鄰之子酒鄰之予嘻嘆號泣莫測其端也保赤子者口心誠求之使赤子而非人心也毋無所用其誠固人也豈有性獨爾殊也耶抑耳目口鼻手足筋骸種種襲適而愚夫愚婦畢力圖之無不自得者君子惠愛民弗如其身耳彼慈母者以子爲身者也故曰所惡于上無以使下所惡于下無以事上將天下之情取之吾身而得之况一邑乎傳稱生財有大道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茲農商謀生之策也聖人固大之譬之庠痛搔癢豈有秘計哉是故可以知政後之仕者矜智負能銜奇侈譽夫速化之



術非愛民之誠也故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齊人有事作業者種稻田以花果樹桑地以梧桐雞豚之食以食鹿馬其室人進耕桑之說而弗聞也既而嘉卉在庭琴瑟在几良馬在廐鄰里華之而其子凍餒以斃今天下華齊人之作業者多矣曷其忘耕桑之說巖野曰休哉吾乃益信典學之訓其何敢不盡其忠信于時吾邑諸君皆有言以贈巖野遂書以終之巖野名調羹字夢卿蓋有志于傳巖之野之道者是故非說之學不敢陳也

贈鄭室甫序

致知之學不明學者舍其良知求道于外外襲愈精去道愈遠夫道不遠人遠人不可以爲道執柯伐柯者彼此之間耳猶以爲遠

南野文集

卷四

六

視彼柯之長短未必足法者乎於戲蔽也久矣孟子云仁義禮智根乎心非由外鑠故能克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能克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道豈遠乎哉雖然以言餽人猶爲未克其類矧曰尙同以爲中潔身以爲正崇勝以爲強逆億以爲明刻責以爲公微以爲知訐以爲直習俗潛移人心密陷良知之致豈鹵莽滅裂所能也切磋琢磨曰精日一須臾不可離而終身不能盡故曰任重而道遠某也有志于道無助爲懼乃得吾幼淳室甫諸君子者曰翼之進誠相與講習而未能而室甫又請告以去吾何賴哉夫至道難闢而舊習易狃獨知難慎而半途易晝故室甫之別不容無言然道一而已亦不容外良知而有言也

繆子入覲贈言

政與學有二乎哉良知酬酢變化而萬事出事者知之事知者事之知學也者致其事之知以廣業政也者致其知于事以崇德其知一也致其事之知所以致其知於事也今分地建官或百數十里以爲縣而名其令長曰知縣若曰縣之事無巨細遠邇令無不知之而後足以長乎縣之人夫以百數十里合遠邇總巨細皆令所職令居于其位固不容不知乎其事而良知明覺密察周徧庶務如目周視如耳周聽皆其體之固然非有待于外者雖眾人亦無以異于聖人然必兢兢業業慎獨而不欺故事無不慊其知知無不盡其用然後爲能通乎遠邇巨細而知之者故致知者天德

南野文集

卷四

七

之學知致而王道達矣道術不明爲吏者徇功利之習以行其巧宦之私謂學爲無益于政爲學者又或以多聞博識滋其意見之感謂良知不足以盡學東州繆子時化之遊南雍也予與言良知之學繆子不以爲未足舉進士來知予泰和予與言致知之政繆子不以爲闊遠而非益夫繆子豈好予而遂信其言乎抑自信其良知而無疑所于學也夫道必徵之不喪然後行之亦力試與繆子徵之繆子令吾邑垂二年凡先之而民樂趨被之而民懽戴爲德者非心所自慊者乎自不能慊顧能欺民而強之懽樂者寡矣是故可以知政今從諸司長貳朝正京師以治民者告之君無所愧于詞以告君者聞之友無所忤于色非心所不欺者乎自不能



無欺顧能內慊而無愧怍者寡矣是故可以知學知愧知慊根心而生克周不窮是故可以知知謂良知不足以盡學謂學無益于政者自繆子觀之信以爲何如也

贈鄒東廓召宮洗序

是歲春二月 上行幸承天冊立皇太子監國 詔慎選宮寮于是東廓先生自南考功 召爲太子洗馬將行門人程原靜輩進曰言贈古也而二三子未知所言將敬從先生悉聞其說予于東廓有回由贈處之義茲之別固將乞言可無先乎而况二三子之請也夫宗社生靈所係夫人知之故曰養太子不可不豫然而未易言也入蘭室者與香化傳齊語者引而置諸莊嶽非貴乎薰

南野文集

卷四

八

習之多且久歟宮中府中內外相隔進講有時情曲不浹頑鄙雜侍奇褻靡禁若之何其能薰薰不可得則將晏然而已乎或曰君子者固求諸己古之至人目擊而道存不言而飲人以和物被若風是故以身薰身以人薰人邇相薰浸而遠醜夷相薰淫及其上王豹善謳變河西綿駒善歌變高唐藝猶若是而況至德者乎夫莊嶽者一齊之倡也東廓之所以自致其亦可知也已矣抑予乃有大患學之爲自致以致德也孩稚之年於愛愛致于敬敬致其諸應感情生靡所不致而今也眞純不逮其初嘗試思之曰志弗動歟然而罔敢弛矣思弗精歟然而罔敢踈矣知弗辯歟然而罔敢淆矣行弗力歟然而罔敢畫矣則何爲其然耶功利之習淪浹

肌骨其穢濁滑亂微密沉隱神沮氣移匪直意念知識顯顯疵戾已也虞廷養胄子之德教以詩樂其用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其究也精神血脈流通盪然後爲至故學者貴深造道在自得而嘗惡夫似之真也中酒者之期醒也意識不迷視聽罔眩則足以自信自安矣而榮衛經絡餘醒浸漬卒用重困似之不可不察也如此辯志之真志乃可寧知智之似智乃不賊志寧智明無思思精神應仁行至德真純予病茲久矣固欲庶幾焉而未知所進二三子其以前所陳者爲予致贈以予後所患者請之東廓其亦何以處我而胄子之教亦在其中矣予所以贈東廓之大者也

送劉晴川北上序

南野文集

卷四

九

陽明先生倡學虔臺之歲某從晴川子日受業焉當時默坐澄心遊衍適性詩書禮樂益神智而移氣體者咸被若春風被物生植而不自知詩所謂遐不作人者歟去今餘二十年山頽梁壞朋侶離索晴川子旣卓然有立矣而某猶故吾也自孔孟闢致知之教濂洛諸儒衍之周子主靜立極程子寡欲養知途逕洞達旋復榛塞先生不避艱險斬艾蓬藿固將與天下後世共由斯道以立天地之心造萬物之命豈謂及門之子遽碌碌若是夫事有所先有所繼先者不極斯繼者不力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某之罪固無所逭矣晴川子亦有慨于中乎先民有言學莫病于畫人雖至愚豈其曰畫以爲志或陷焉而弗覺則有蔽之者爾今夫鏡蒙醫



明饌刮之汲汲磨之勤勤斑垢稍除光彩漸發其與瑩徹者猶遠然且以爲明矣中酒者委弛眩瞽亟沃面濡首吸清冷之漿酒力既微動作復故餘醒泱肌淪髓然且以爲醒矣凡情世累之昏醉人心也不滅不忘不足以致道然用力之既有足以自信自安而浸淫以入于惰亦何以異此乃從爲之辭曰情不可滅世不可忘滅情忘世斯墮于禪寂其亦似矣夫不能滅者其性也非存之也不可忘者惻隱根心莫之能禦非意之也無不滅以至于無所滅而後不能滅者存無不忘以至于無所忘而後不能忘者真苟以滓穢之心而冒其似將謂塵翳之照爲鏡貞明而餘酣薰蒸爲血氣之常耶將禪寂之爲避而遺餘染習亦歸于晝而已矣此其深

南野文集

卷四

十

痼之痼診候既得而莫知所瘳者晴川其何以藥我

贈葛子序

初葛子子才往令儀封過子言別問所以爲政子曰政不可以徒成也其學哉夫道體事而無不在君子敬事而無不學是故政貴威威生于廉學廉而民罔不畏矣貴惠惠生于恕學恕而民罔不懷矣貴達達生于斷學斷而民上下罔不任矣葛子曰之奇奉以周旋罔敢失墜雖然學則博矣廣矣願聞所以守約子曰學不可以徒約也其致知哉夫事既慊其獨知而各極其至之謂道事不欺其獨知而必至于極之謂學是故知外慕之欲而窒之斯良知清淨淡泊無相汨焉斯廉矣知作惡之過而節之斯良知寬裕溫

柔無或賊焉斯恕矣知利害毀譽不足動而立命以俟之斯良知  
發強剛毅無或撓焉斯斷矣葛子曰之奇奉以周旋罔敢失墜惟  
先生時其可語而時教之無我遺棄也旣而數月則聞儀封有牧  
馬之議有治河之議有賦稅徭役荒政軍政教化禮制讀法鄉約  
諸議上官咸躓之曰州縣官正百不啻然卓識如儀封者何鮮也  
咸報以溫詞而責其實效又數月則聞儀封馬政有條河功有成  
太僕丞若河道御史中丞咸嘉之曰州縣官正百不啻然言不踰  
行事不違言如儀封者何鮮也或獎以羊酒綵幣令校官子弟導  
送用樂于是府按藩臬亦如葛令不徒侈于其言而占其能慎終  
如始儀封士民亦皆懽然謂葛侯能父母我百十年所未見恨其  
南野文集

卷四

十一

來暮而懼其遷擢之速或告予曰葛子乃使人畏且懷而任之若  
此也哉他日葛子以書詣予曰某敬奉教言幸不獲戾大懼聲聞  
之過情也而嗣音久不聞其無乃以爲不率而遽棄之嗟葛子誠  
所謂志士非耶雖然子無求言于人求行之于身而已矣今夫無  
憂名浮求實之可繼而已矣今夫有告我以善非必吾師也朝聞  
而朝遷之有告我以過非必吾友也夕聞而夕改之斯諛佞不至  
而箴規日來茲其于言也不徒以辭求之于身求之也已有稱我  
者曰非義雖千駟弗視非道雖一介弗取則曰伊尹何人也早夜  
以思去其不如伊尹者成其如伊尹者有稱我者曰民饑猶已饑  
之民溺猶已溺之則曰禹稷何人也早夜以思去其不如禹稷者



成其如禹稷者故志以名厲行以志篤茲其于名也無往非實也  
己邑庠王生在于同年中川司馬之子也述士民之情謁予文以  
賀葛子則書其所欲語者復之蓋孔子之論政曰居之無倦行之  
以忠人未有不忠而能無倦者曩予告子曰慎其獨知而不欺忠  
之道也子無棄斯語也則知子未嘗敢棄子也

贈青崖督學序

聖人之學不喪其本心而已矣心之良知性也性不可須臾離可  
離非性而奚喪乎目之喪明也膜翳之刮之淨而明復矣翳有生  
滅明非得喪良知亦若此耳然翳之與明猶二也而刮膜者有待  
於外心無二者也虛靈變化一以貫之故惻隱恭敬羞惡是非流  
南野文集

卷四

五

動而不可息惟慎弗慎異焉耳弗慎而有所着斯或過或不及而  
姑息隱忍卑諂畏忌忿戾猜疑叅知雜出矣覺而慎之動而無着  
斯精純而不雜猶水之流也汨之而渾澄之而清此豈有二而有  
待于外乎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良知虛靈感動而萬變出故萬  
物皆備于我物非外也是非善惡自然之明昭不可欺故有物有  
則民之秉彜則非外也審是而行慮善以動似是必辯而不善必  
改順民彝循物則以極其虛靈之變而自慊乎其獨知格致非外  
也明明德於天下者致良知虛靈之用于天下而萬物各得其理  
有外也歟哉世之學者顧疑良知爲不足而求之外有知其無外  
而不假他求者而或未有必爲聖人之志以必明明德于天下爲

心故未嘗實致其知於感應酬酢之間以改惡而從善審非而從是踐履未至論說已詳故不能深造自得而疑也滋甚傳稱君子約言約言者檢約其言先行而後從之求諸己者也夫誠有必爲聖人之志而後能反求諸己孳孳反求而後能不自欺不欺而後能知周萬物行著習察以不喪其本心故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志可不慎歟青崖胡子仰望督學江西夫學之不明督之者或非其道爾胡子蓋有道矣胡子欲明其明德于天下者也而行稱其志文稱其行其督人于學將必有出于法制禁令之外者夫帥之以希聖之志道之以反己之行開之以先行之言守之以訥出之以時敷之以寬裕成之以忠信而勸相以拔擢黜辱之法吾知士之必有造矣胡子行哉朞月三年之間士之篤志慎行者比肩于鄉接踵于朝人皆稱之曰此胡先生弟子也將四方聞風者興而善人不愈多乎

送王新甫督學序

王子新甫督學廣西士大夫喜新甫得英才而教育之且爲南野子喜曰子嘗患聖人之學不明于天下新甫學于子今以其學及遐方矣新甫顧悵焉憂師友日遠猶懼未知所教也南野子曰官以督學名故知學斯知所以教心爲嚴師焉往而不得師是故可以爲師矣夫學所以致道道非外也心無私累而明達無碍變化無方是謂道心道心惟微不動于欲之謂也欲動斯危人自危耳



故曰人心惟危夫危微之幾猶水湧爲波波澄爲水動不動之間耳新甫旣知精一其心可與共學而適道勉勉不已其進于立與權也孰禦其立人達人亦取諸已而已矣人之言曰立未易言權尤未易言然非立與權之未易也欲未易忘耳欲之大端曰名曰利其變無窮細入于抄忽人莫不知其爲心之病而未有不爲其所病者試語人曰利足好乎必奮然以爲不足好矣名可好乎必確然以爲不可好矣則其心之明然也苟反而自察其微果能以名與利爲不足好而確然弗之好乎或弗能矣豈惟弗能蓋有陰蔽然奪弗自知其弗能而顧以爲未嘗有好焉者矣夫自知自欺相出入者也然則士志于道者雖未必恣意爲僞然志或未切察

南野文集

卷四

十四

或未精潛流密陷或入于自欺而罔覺固亦有未免焉者歟孔子稱見過而內自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自欺者也故曰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旣復且恒而後能巽以行權蓋得其精純之心而盡其通變之用非自外也此義不明求道于迹者或迂而不達故建功廣業之士以道爲不足學始用其智慧圓轉給捷以爲非此不足以達權而濟事不知其心非道矣而惡足與語聖人之權求權于術者旣譎而不正故奉法循理之士以權爲不可學如執其意見方格重滯以爲非此不足以立德而通變不知其道非心矣而惡足與語聖人之立故精一之學由之大敞新甫勉哉由前之欺必也深察其微由後之做必也深究其端則學

與教而得焉矣凡今爲新甫喜者若曰精一之學行于遐方斯師道立而善人多誠若是則豈但足爲新甫喜焉而已哉

### 李子實督學序

學校所以明倫故建師設教必申之孝弟之義蓋愛親敬兄孩提所不慮而知者溫之斯曰新敦之斯曰厚愛敬四達故孩提之知致而明德光天之下仁至義盡人倫各詣其極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茲政治之本教學之實也六經四子爲說雖不一然精一于心以達天德而脩人紀其實則不容有二學經者居其實而樂玩其說上也循其說以深造其實次也其流爲訓詁詞章實未至而說已詳甚者徒以其實爲說或并

南野文集

卷四

五

失其實斯爲下矣 國家建學以經術造士督以憲臣因課第其文而升之以布諸位蓋其養之也將使篤其實以暢于文而取之也將因其文以考其經之能邇而信其實之能循非徒以訓詁詞章爲也降木流末浸淫趨下然學之堂曰明倫其齋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之類猶不失乎古士出而材諸位者其爲用必綱常倫理道德仁義之實而詞章訓詁無所用之顧其所自養或曰非而督之者又揚其波而助之瀾則大悖矣李子汝承以按察僉事督學山東孔孟之鄉也六經四子蓋自此而播之四方當孔孟時聖王不作道術分裂以區區布衣尋先聖墜緒設空言以誘來學猶能使弟子遠至通六藝而肖其德者日衆功加當年而澤流



後代則身作之教也然 今天子統一聖真師無異術憲臣奉  
璽書秉政權簡循進良黜其不率以恢張孔孟未墜之教而幸惠  
其鄉之士謂宜力半功倍顧所以身之者何如耳李子以文學魁  
關中舉進士上第其所操端嚴而恭靖其爲主客郎寮友稱其能  
讓交游稱其能信所賓接夷蠻戎貉朝貢之使畏且懷之其能立  
愛立敬篤六經四子之實以施于政而非徒善于其說以美其文  
詞而已者耶蓋孔子之學經也曰學詩可以興學禮可以立學易  
可以無大過今鄉之後進必有能履其實而知所養者李子爲之  
師而督之率之自身而動之以風其能以山東爲古鄒魯無異矣  
古者邦教典于司徒道德弗一而舜倫弗明風俗弗美而善人弗  
南野文集

卷四

六

多則司徒爲曠官乃今掌之禮部而予忝從鍾石公以率屬爲職  
故于李子之行有厚望焉予部諸賢義重官聯將公之命曰宜有  
贈也嗟夫督學之職重矣世所稱善于其職者曰明曰公曰寬嚴  
當可故文優者拔而業墮者警果若是不亦善于然吾黨所以厚  
望李子者如是而已乎抑子豈徒厚望于李子而已乎

贈龍湖張公序

頃龍湖張公語予大學之道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明德明于  
天下矣予悚然起敬揖公而復之曰大哉言公永念于茲黎民尙  
亦有利哉公還以相勉且自謂學而未能相與喟然嘆者三焉聖  
人遠而道術裂學者競務于知慮聞識自謂不窮之用孰有專精

凝神于心術之運以謹其好惡之萌而默識其倏微忽危間不容  
髮之幾者大道湮晦故善治不與公之及此言也于斯道也深乎  
公明達剛毅該合今古凡天地人物之故羣分類聚之情富教綏  
動之方安攘威懷之畧食貨兵刑之制禮樂文章之數無所不窺  
聽其指授汪洋博根據條析鑿乎可見之行事以底成績故一  
時稱抱負經濟者往往歸公異時問罪安南公以翰林學士輔行  
既晉陟少宰選綰院章而上望益隆每省卿虛位推擇其人以詔  
簡擢謂必宏才博識昌乎其義非徒持文墨議論者蓋未始不心  
儀公也然予以謂公固將進而論道宏化者此豈足以盡之譬之  
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蓋射御者之事而虞人或兼能焉于虞人

南野文集

卷四

七

非必爲有無也苟田者以是名虞而虞者亦以是自能則將失其  
所以爲虞且胥而入于林中然則世所稱公謂足以喻人者殆其  
緒餘土苴乃疇昔語予深造自得人或未之知也公顧歛然自視  
猶曰予未之有能焉嗟乎學而不及望之未見其斯以爲能之者  
乎人之言曰天下之患莫大于民貧而無以爲生故治道莫先于  
富民民富斯樂生而興善圖永安而厭始禍故可與親上敵愾而  
不可與爲亂 而未探其本也夫志定于上斯風行于下

不疚其心斯無害于政故好惡于人大矣率性而無作故循物而  
有恒無作之政簡以肅故民有餘力而無泰志相勸于勤生節用  
之業有恒之令舒以真故士志畏忌而樂展布恣行其奉法循理



之志如是而民富可幾矣斯道也雖聖人復起莫之能易如公殆將身親見之而予得席餘庇學稼圃以養耄櫟之不材豈非幸歟于是公簡擢南冢宰天子蓋漸崇其階將進而置諸左右翰林自元宰巖公而下咸有贈章屬予爲序夫先公而達者須之翼後公而進者須之倡而予得恃以苟得其欲而須之庇者須公彌眾故望公逾厚然予未能他有以益也卽疇昔語子者則既備矣進而論道宏化以答羣情之望其大者固無以易此

使汴贈言

行人徐子克敬奉使汴藩將行謁南野子而請曰承嗣且暮事師聞良知之教心戚戚若有萌焉茲使事南行便歸于蜀期而後返

南野文集

卷四

六

于今去師遠且久誠懼夫暴之時少而寒之日多暢達無幾而摧萎可待也南野子曰子奚懼爲夫暴與寒莫不在子子自無寒焉已矣而又何求焉夫子之良知果待師友而後有耶果有須臾之離頃刻之息微師友則莫能續之而使之不舍晝夜耶抑不學而不能不慮而知造次顛沛終食之頃本不可離而無待于外也子慎其良知而不欺則視聽言動知也喜怒哀樂知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知也知善知遷知過知改無須臾不慊于其心而其爲暴也有恒雖有寒焉者寡矣子欺其良知而不慎則視聽言動欺也喜怒哀樂欺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欺也善欺而不遷不善欺而不改無須臾慊于其心而其爲寒不可極雖有暴焉者寡矣良知

非他人所能與而豈師友所能爲子慎而慊之哉昔者堯舜身作  
君師朝夕與其子居而未能以朱均賢孟子去孔子百餘歲私淑  
諸人而親炙者或未之及也故師不在近亦不在遠在學者自得  
而已矣子自京而汴而蜀而返于京凡所事所與所使無慮數千  
百人其善不善無慮數千百狀苟見人之善因以知己之善而知  
遷焉見人之不善因以知己之不善而知改焉是子一行而得數  
千百師也縱吾與子接膝而居攜手而語亦無以踰此矣吾聞天  
道布氣期而寒暑溫涼成焉地道產物期而枝葉花實成焉人道  
媾精期而男女形氣成焉子行矣繼今以自汴自蜀來者吾願聞  
子之得師期而見吾且遙觀厥成將具體而微不異矣

南野文集

卷四

九

別楊季卿序

脩德以志爲本而持志莫如謙謙之于人大矣然豈易言哉夫與  
人相偃俛罄折爲禮側足隨行躡躡不敢前怡色柔聲語若不出  
口卽有辯詰逡巡而不敢質蓋亦是矣然而其文焉曾子曰以  
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謙之實也然學者未得  
其本心亦未足以盡謙夫曾子爲其友言之也士之自脩者若曰  
吾將以能問于不能則旣自以爲能自居其有矣如是而惘惘欸  
欸若無若虛無乃爲僞乎蓋君子之志于道也接人應物無不自  
盡其心故常慎其獨知而不敢欺也夫心夫婦之愚可以自盡而  
及其至聖人有所不能惟慎其獨知而不敢欺則自知其所不盡



而常求所以自盡故自視不足而取人無厭由他人觀之則以爲已能而好問已有而若無焉耳故自視不足取人無厭自謙之實也慎其獨知而不敢欺自謙之本也其志自不能已而其德日進無疆矣昔者舜大聖人至孝也子職無不共矣而猶自以爲未也故能負罪引慝夔夔祇載以見于瞽瞍雖象之傲苟以愛兄之道來輒誠信而喜喜象之可以誠動而反已未足以動之也故德必如舜而後爲能謙然禹猶戒之曰無若舟朱傲嗟乎豈易言哉人情各有所蔽而其大者莫如勝心之爲累勝心忘則雖一善可稱一言之幾乎道皆足以爲我師樂取諸人而常以人不吾與爲憂勝心生則忌賢棄不足而常以獨居寡與爲快故凡自用而不能

南野文集

卷四

三

羣大率勝心持之爾非將日長德惡乎其能進謙也者勝心之藥君子之所以有終也楊子季卿將使江南便道還蜀謁子言別因以平日所告共學諸友者爲贈且因季卿以告其從父明之明之亦嘗問子學者也投桃報李其將有以復我

壽州學藏書記

書之所載人心醇疵貞僻之迹具焉貞僻作于心動于言行而載之書讀之者感乎其心隨所薰而化矣故善學者博觀而慎取精研而自得雖然未易言也洙泗羣賢親承夫子而彘之然惟顏氏終日不違曾氏唯一貫之旨自餘諸子或疑而未達或不悅于其所爲至以爲迂及其涵養深厚而後各有所聞况未見聖而得之

書其異真知默契者乎楊氏墨氏子莫許行固學于神農堯舜之  
言而自許以爲不畔者其意見所及未嘗不傳于大訓其于所謂  
自得者何如也夫人之心未至于化其聰明各有所蔽其蔽有淺  
深其用力于祛蔽有精粗其聞見同其契悟異矣傳曰視思明聽  
思聰聰明者人心之靈也惟精惟一不以私意自蔽而凡耳目觀  
記方策紀載醇疵貞僻莫不有決擇取舍浸灌磨礪之益故曰多  
識前言徃行以畜其德也嗚呼非剛健篤實光輝者其孰能與于  
此國家以經術造士使各致其聰明以利於用學而不知所自致  
知而不能精求于書者悖而得之者淺士之咎也知致其精而所  
謂經史百家所以爲浸灌磨礪之具有所未備造士者之事也壽

南野文集

卷四

五

州學舊有尊經閣閣頌降忽籍而諸史缺焉御史李君仲謙按壽  
以爲是諸士畜德之資也發贖金令募之南雍州守王君某雅意  
興學曰是不可後使魏生折董其成事謁予請記未成而王君遷  
去李君得代代者御史何君道克始成之時督學御史聞人君邦  
正方汲汲以興賢育才已責諸君子皆予友也皆篤志古學而以  
訓迪諸士凡聰明之通蔽致精之功畜德之道蓋嘗與諸士言之  
矣諸士其慎思之其無求之悖得之淺也庶不負藏書之意矣乎

大酉洞書院記

大酉山華妙洞在辰陽西北道書所謂二十六洞天者相傳洞中  
石室穆天子藏書處山巔水壑張果煉丹池也今居民斲地徃徃



得丹砂滿缶而書不可見或云徃有樵夫取書出洞口見風輒應  
手成灰矣莊子讓王篇舜讓天下于善卷卷辭曰吾冬皮夏葛春  
種秋歛出作入息逍遙天地之中心志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遂  
不受逃之枉山枉山卽茲山也莊子蓋寓言以明其志非必實事  
然可見茲山爲至人高士慕寂凝神者之所羈棲其來遠矣子友  
山西僉憲王君晉叔辰陽人也未仕時構書院茲山與遠近來學  
講業其中其堂曰讓王曰逍遙本莊子善卷事而名之君爲孔氏  
學者也孔老不相爲用學孔氏則斥老莊君顧取其說而題之堂  
豈非以其解內膠釋外累絕欲無營泊然而徃以全其性命之真  
聖人所不能違耶故老莊不可以名斥而宗孔氏者不可不旣其

南野文集

卷四

三

實傳稱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志也者學之實也孔子之言志曰志  
仁則無惡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則未足與議夫恥非必深懷慚  
憤若無所容蓋緼袍狐貉並立而美惡之念或未能忘耳其于道  
心若杯酒而投涓滴之鳩全體皆毒矣志可不慎歟昔者舜飯糗  
茹草若將終身及其爲天子有天下而不與廓然兩忘而無所累  
乎其中道心精一如此學之爲志求如舜而已矣苟以有累之心  
而自附于孔氏吾恐其名則似而其實不爲莊老之所誚者幾希  
故予嘗謂士不求其志云爾苟求其志則不暇訾莊老而且自訾  
不暇病其忘世絕物之偏而且自反其役役于物未能遯世無間  
以爲心病將苦口于對證之藥而豈以知見意說彌緣文飾自詭

于中道哉子無似恒懼夫志未精專僕僕焉繫世累以決真性思所以自立而未之有得因君屬記而推其所求乎志者以質焉且使登斯堂者知君不以名斥莊老所以既孔子之實也

### 陽明書院記

九華山東去池陽且百里殿青陽南境巒嶂迴復奇秀盤鬱稱江南名勝先師陽明王公每躡履茲山幽探遐覽動彌旬月欲結精舍化城寺西徧與諸生講業其中前御史柯君喬始從鄉賦告諸縣令祝君卽其處成講堂三間堂後闢刺榛莽夷阜爲原構亭曰仰止公薨巡按御史虞君守愚督學御史聞人君詮奉木主于亭痺隘弗稱虔恭弗展乃檄同知池州府任君柱改作爲祠其間架

### 南野文集

### 卷四

三

視講堂而閎麗有加廡序門垣罔不完美唐陳堦圯罔不廉飭瞻祭有田奠獻有儀以爲公所卜地神或谷茲且使受學于公若感而興者藏焉脩焉庶幾嚴奉遺矩罔有失墜甚盛厚也公倡道南服本良知爲教所謂是非之心不由外鑠者蓋自善繼而成性誠立而神發知也者神之所爲性命之靈德行之則也雖淫邪無忌之尤者其掩惡飾善若或見其肺肝而無所容神明內融潛伏孔昭若此精一執中造端于茲矣而五性感動惇之反復迷本喪真淪胥以溺匪知弗良弗能致其知者在昔孔門傳心之要必慎其獨迨夫孟子示乍見之怵惕嚳蹴之慚忿孩提之愛敬平日之好惡達之足以保四海亡之不遠于禽獸周子稱靜虛動直明通



公溥程子論明覺自然大公順應其揆一也公之教原人心天命之真足以質往聖俟來學然予猶懼其聞鶯弗章而無以消天下之疑沮者夫良農之子鹵莽滅裂田卒汙萊而父受其訾大賈有寶資備積而沽諸市則日號而不售凡吾黨道揚師訓罔有深造自得之實則有以異于是者乎故講學以崇德或謂立異尊師以廣教或謂樹私孔孟周程相傳之學因拒而弗信無怪也故某以爲脩公堂宇貴脩其道依公官墻貴依其教闡之以言貴先之以身慎自欺自慊之幾默而成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然後德孚于人而師訓益尊瞻堂起敬聞風知慕學者益多興者益衆豈曰小補之哉嗟乎由前之說誠可懼由後之說吾黨其可爲也講堂成

南野文集

卷四

西

于嘉靖戊子秋改亭爲祠成于甲午夏先後相協者池州守侯君臧陸君岡通守徐君子宜聞人君柯君任君皆公門人明年乙未冬十月門人南京尙寶司卿泰和歐陽某記祭田祭器識諸碑陰

維揚書院記

嘉靖乙未夏御史芝南徐子理饒兩淮成維揚書院聚校官弟子講業其中示之規約時臨誨之贍之廩既置田畝以爲可繼六月初吉釋奠告始事于先師于是馳書幣徵記而予適道維揚徐子賓諸資賢堂曰堂固有待也而會逢照臨神殆聽之庶幾信宿微惠一言以迪茲多士子惟國家設學育才其漸磨訓習勸相程督之道備矣書院豈有加焉而異之爲教者嘗試思之士窮經爲業



旁羅深挾曉暢義趣其發爲文章彪炳淵博不詭於經世所謂眞  
于其業者如此然或不免焉遺本事末槁中而澤外其規進媒利  
未論矣沿習之久以爲道固如是莫省其惑是故作人者通其變  
異其名物新其觀聽以疎其志意辯惑解蔽不易其業而成教焉  
今夫人心天性之良譬諸嘉穀其仁義忠信達于百爲猶苗之秀  
秀之實師友詩書之益則其芟柞而培溉之者故曰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嘉禾不播惡草萌芽則糞多力勤者豈惟無益毒之  
滋也文詞心之精華惟有德者能篤其實而美于文其次思之所  
至辭亦至焉其下有其辭而行違矣故脩辭立誠所以居業躬之  
不逮君子恥之嗟乎善利誠僞之幾學者察而決之無蔽于所惑

南野文集

卷四

五

以戕其天性徐子爲不徒勤矣乎維揚書院自前侍御覺軒雷子  
廢東嶽觀因之草畧未備繼漸荒頽異峰陳子稍稍加葺徐子始  
新其故殿設先師木主配以四賢殿前之閣以閣六經構兩堂東  
曰資賢賓至館之左右翼室燕寢在西北曰志道學舍旁列講業  
者廬焉各有門塗會歸于一重垣周繚緯楔外標規制完美教學  
始待而興矣徐子病夫不能兼收並廩怕以爲歉雖然樹之風聲  
則教行而作者衆建旄伐鼓選鋒先登而三軍之氣自倍豈必人  
賈之勇哉是舉也協相經始則楊州通判譚君某推官徐君某其  
程功慮材贊督厥成同知今主客郎中周君延實終始之徐子名

九臯字遠卿浙江餘姚人



性者心之生理也其虛靈明覺酬酢變化而愛敬隆殺之等是非好惡取舍之分有條而不紊所以良知也孩提之童未嘗學問思慮而親親長長有觸斯動若宿火之必燃小人習爲放僻欺已罔人然徃徃慚沮內作若人之見其肺肝然者良知誠不可掩明不可息如此學之爲盡性也致其知焉已矣上焉者孩提不失其養無所誘於外以動其欲圓神方知藏徃知來而不窮是謂生知之學其次有所染污而洗濯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瞽迷未遠而清明靈瑩完復其初是謂學知之學又其次則窒深蔽重困心衡慮百倍其功窒通而復虛蔽徹而復靈是謂困知之學

南野文集

卷四

三

其用力有難易而其知不二其致知之道同其于盡性一也先王立教羣士于庠序學校和之以歌咏舞蹈弦誦之節肅之以升降俯仰揖讓進退之儀觀之以憲老鄉社飲賓獻馘獻囚之禮習之以干戈羽籥琴瑟弧矢俎豆之器游之以文字訓詁算數詞章之藝廸之以師輔之以友漸摩之以古訓皆所以發其志意暢其精神閑其邪僻蕩其穢濁其要不失其良知而已及其至也自親長之愛敬而功加百姓恩及殊類無不洽比自身之是非取舍而人倫物態天地鬼神之情古今徃來之變無不明察是謂德立道達教學之成也今學校之教雖不盡古若然隆師親友誦習古訓猶夫古也顧士所資于古訓者異耳博誦詳說曉暢義趣以美其文

詞則徃徃矣學之身心考正其踐履之實以自得其虛靈變化之  
理服之膺而勿失蓋亦有之于附益已見輔行意說亦豈少哉蓋  
高明者之言知性也曰真性無體真情無所故有作爲妄而無妄  
爲真沉潛者之言明理也曰理散于物知涵諸心故真靜立本而  
聞見發知凡皆依良知以爲功祖古訓以爲言然各因其質之所  
近或失則內或失則外或淪于空寂而無用或流于知識而迷真  
非精一其心者惡能明辯似是于毫釐之間哉嘉靖丙午韶州府  
樂昌縣學成知府陳君某使來請記且曰願有以進諸士學初創  
自宋東去縣治于武而近山水廻復武溪橫亘龜峯扼其下流桂  
山後峙文峯前聳足稱勝地國朝洪武間始成樂昌而學在東城  
南野文集

卷四

三

之外正德間峒徭搖動士弗寧厥宇徙學于北城之內湫隘喧囂  
恒病弗稱數十年來文風湮鬱數欲徙之舊弗果陳君始至縣教  
諭陳某輩率諸生以請君與其僚相地度役請于巡撫若督學諸  
君僉議胥協復舊爲宜乃以夏六月甲子經始爲大成殿爲兩廡  
爲戟門爲櫺星門爲啟聖祠爲明倫堂爲兩齋爲道義之門爲敬  
一亭爲諸生學舍爲教官居室煥然更新而無取于故費取諸羨  
役取諸傭踰月而工次第告成是歲當大比比士于新學秋八月  
上丁秩祭于新廟咸欣欣色喜謂風氣宣暢人文將爲昭焉夫學  
宮徙非其地則知病之不憚勞力費財擇所宜處而亟復之舊學  
失其宗性失其真擇善而遷之以反乎其初財力無所勞費顧置



之弗思猶有待于人也與哉遷學之說曰嵩嶽降申尼丘毓孔故也然孔子十五志學忘食忘憂忘老之將至稱無求安飽敏事慎言就正有道爲好學其達于知命耳順從心不踰者蓋在此而不專在于彼也天地真精人鍾其秀智水仁山不遠于心良知至靈萬物皆備師友道立古訓具在其不佞願聞諸君子所以教諸士子所以學

集義堂記

義者性之德非自外也心之良知之謂性成性存存之謂德動不拂性慊于其心之謂義精義入神協于克一百慮殊塗克周不窮之謂集義聖人所以盡性至命集義其至矣告子之徒離義言性南野文集

卷四

三

而曰性無善無不善也離心言義而曰義外也非內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于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于外也故其學直主于不動其心而以義爲不必屑屑者若曰心不動而性定長長白白以至于善善惡惡與物因應吾何庸心焉蓋告子自以其道爲至將以易天下謂聖人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老安少懷物各討物者亦若此耳而孟子不與也夫聖人之盡性也離義無心離心無義內外動靜有無隱顯通一無二而告子則未免于二之大本既乖其究是內非外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於氣則二之爲蔽而其心之不動自聖人視之乃所謂無所事事正焉而助之長者其說之近似惡足以蓋其實之毫釐千里者哉當是

時佛未入于中國然其言真性空寂非善不善諸相無往緣生爲幻不假脩證顛契眞如者與告子實相表裏故予嘗謂中國之佛學自告子旣萌之芽而孟子集義之訓孟子所以直告子者苟得其實則儒佛端倪之異根極無餘矣然後之言集義者以心行義以義慊心未免彼此之間其與孟氏內外隱顯通一無二之旨不能不差之毫釐則惡得以其似是而正他道之非也夫告子之學蓋究心性命志于深造自得非若耽耽于富貴爵祿見利忘義以性命爲無益者也意見之蔽卒叛儒歸佛而其流之禍儒者以爲烈于洪水猛獸則道術小差惡可以爲細故而莫之辯者故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况徇利棄義謂性無益謂身不能謂不學無傷

南野文集

卷四

无

禍將何所不至耶吉安舊有講學之地曰白鷺州書院在洲之上自宋逮今興而廢廢而復今郡守何曰波先生始移置郡城西因廢寺基材爲之閣爲中堂爲東西堂皆東向各有退息之室有左右學舍門塗午錯會歸十一繚以周垣前爲都門集九邑士講學其中堂各有名其西堂之名曰集義來屬予言先生之意無亦以佛宇廢爲儒宮則將祛佛學以崇儒術則莫若孟氏之訓爲深切著明矣乎抑以後世集義之學少異于孟氏而徇利者又昏瞽迷惑棄義而弗由揭其名使反求其實乎嗟夫吾黨之士誠知學之不講道術不明其禍尤烈于洪水猛獸必無耽耽于富貴爵祿而以性命爲無益不學爲無傷也庶其不負先生嘉惠之惓惓乎



平泉林子之志于學也邁往篤行弗極弗已予鶩劣得林子而益壯茲奉使而南索予言別嗟予何言哉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良知無言而四端充焉萬善達焉故致知所以希天知至而與天同德矣林子其將求之言哉雖然相要以言而徵諸悠久亦君子之道也予惡能默于林子然亦惡能有加于疇昔相與常言者乎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者人心之虛靈明瑩性之德也親民其蘊也以親民之心行親民之事自家而國放乎天下而弗仁且愛焉而明德昭著無遠弗被大人之所以爲大也古之欲明明德于南野文集

卷四

三

天下者志乎其大而脩之自身斯能充實而光輝小之爲志者脩身則同而其所脩者異小人儒也已矣

大學學爲大人而已矣大人以萬物爲一體非本二而故欲一之也天性虛靈應感無心何人何我何者非一意動而我立人已始相形爲二蓋生于有心之私而非其虛靈之本然矣致其虛弗汨其靈則視人休戚無不在已故于身未嘗自有其善于人未嘗不欲其入于善然非悻悻焉以己先人若將驅而納之也脩善于身相養以成而已是故脩吾之愛以愛人而人莫不勸于愛脩吾之敬以敬人而人莫不勸于敬愛敬出乎身而仁義達之天下故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脩其身是謂志尹之志學顏之學

志其學之幹乎果確無二悠久不息學乃有成今以欣羨激作之氣未有果確悠久之實而自謂有志然則說異言而從法語者皆得稱志士矣而孔子猶以爲未如之何者何哉故非知恥發憤學之不厭者不足以言志

脩身之要致知而已矣致知之實格物而已矣致知非增廣其知識之謂也不欺其獨知而內省常自慊焉慊斯致矣格物非泛觀也已往懸擬將來而講說思索之者也吾身視聽言動喜怒哀樂感應醇醪之物一循其良知之不可欺者改非禮以復禮節過中以就中而無不各得其正焉正斯格矣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而能致顏子不遠之復也小南野文集

卷四

三

人既厭然自知其非然日昏日放卒淪于迷復非其知有異也掩不善而著其善其所爲未免于自欺而不足以自慊特之昏迷焉耳然則知過弗改知善弗遷者迷復之道猶之乎弗知也已

性之靈明爲知知之聞見爲識執識爲知者誤影爲形舍踐履而言致知者迷夢爲寤于明德也遠哉然而言踐履者或亦未離于識則豈非志之弗篤而虛浮積習之爲深痼也歟

良知一而已矣知不能斯知學知不知斯知問知不得斯知思知不明斯知辯學問思辯皆知之用也致知而學問思辯時出焉一以貫之矣謂學問思辯以開吾之知多學而識者之所以二之也一斯無外二斯外故謂多學而識爲求之于外者言乎未知致一



之道二而外之也非良知之有內外也

有情則有所故滯而失其常無情則無在故蕩而淪于空良知者情順萬事而無情無所而無不在者也然不務格物以求深造自得而談玄索隱居之不疑歸失其良知而已矣

知好知惡者性之靈而作好作惡反以爲蔽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有作而汨汨而蔽者也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無作而虛虛而靈者也知好知惡與作好作惡猶之水漫爲波波平爲水危微有無之間非物物格之以致乎其精者莫之能明而聞見思索豈足以了此

己所不欲者知之明勿施于人者知之致知其物之矩乎格物以致知其絜矩之道乎物格知至而明德明于天下故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南野文集

卷四

三

知愛知敬自赤子已然大人者達其赤子之愛敬于天下者也故仁義不可勝用今見人溺于不善而不思援之是忍而弗之愛也弗愛賊仁謂人不足與爲善是慢而弗之敬也弗敬賊義故善與人同者然後爲愛敬之至而盡仁義之道不如是而曰我能愛人我能敬人者色焉而已貌焉而已豈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哉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寒衣寒食道也免死而已者也然情有免死猶爲悖道而從欲况擇美恥惡悖益甚矣小人貪富貴厭貧賤日放于邪僻而喪心賊性此其根也故古之立命

遂志者不以歿壽二其心歿壽猶忘之而况衣食之美惡乎  
獨之一也小人不慎故有待而發君子戒愆故無時而不知今于  
學知所用力矣然親師友則惕離則或少弛焉無乃猶有所待而  
異于慎獨者乎古人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不以出門使民而少忽  
不以大賓大祭而加嚴是之謂無待于外不如是而能致其知者  
鮮矣

善性存存愛敬四達明瑩光顯不學而能誠明之道也脩善于身  
弗能弗措形著昭明美大而化明誠之學也親師取友讀書考古  
問辯其所學者也外明誠而言博學所學何事學失其道而問辯  
思索孜孜不厭雖依于謨訓然于身爲已遠謂之切已近裏得乎  
南野文集

卷四

三

學于古訓者從古人之訓而脩其道德于身也故學詩斯可以言  
學禮斯可以立學易斯可以無大過道積厥躬德脩罔覺學之獲  
也以講說爲學者以知識爲獲其于道德乎何有  
獨樂不若與人樂獨善不若與人爲善與人爲善者善與人同者  
也貨色之好與百姓同之則爲王道身心之學情存爲我則爲悖  
德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然非終日乾乾致其良知而能通天  
下之志者惡足以爲此

載籍者已往之師友師友者見在之載籍其用一也然人往往樂  
獨學于載籍而不樂共學于朋友可不察其故哉朋友規切則人  
已相形情僞將無所容而勝心爲之牴牾載籍則其人已往或得



緣附意見而勝心無所拂逆故凡學載籍而無朋友之助鮮不錮于勝心而流於自用多識以畜德者其無以取友爲末也哉

贈陶仲良

誠者性之者也其次致曲復其性者也性具于心其達于綱常倫理之間無一念不真無一事不實無一物不體無一處不到細微曲折充周徧滿蓋其本體如此故盡性者則曲無不致而致曲者必性無不盡安勉之間而已矣是故念念必真事事必實物物必體處處必到細微曲折必充周徧滿然後爲能致曲而有誠誠則具體而微故形形則微而顯故著明明則渾融脫落無方無體故動變化積累之漸雖非朝夕所致然其造端立基非全體真實不  
南野文集

卷四

十四

足以言具體而亦無所用其積累者矣後之學者鹵莽滅裂斷續作輟種種踈漏缺失而瑣瑣于一端一節以爲致曲之功如是其于盡性也不亦遠乎而况徒求之聞見知識之末者也陶子仲良蓋不以聞見知識爲悟而以真實懇到爲功者遊大學歸請于教言其友徐需劉陽輩出軸請書遂書以贈之

贈呂和卿

和卿索予贈言予告之曰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不可須臾離請問其要曰致知問致知之實曰格物夫人之心其視聽言動喜怒哀樂千變萬化至不可窮莫非知之所爲故曰萬物皆備于我而人心之知蓋形生神發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其輕重緩急是非取

舍莫不有自然之則故曰有物有則物者知之用知者物之則一也物循其則之謂格物無不足之謂致循其則者循其良知而爲之各極其至焉者也無不足者無自欺而恒自慊焉者也物物循其知而爲之各極其至則知無自欺而無不滿足者矣故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自天子至于庶人自孩提至于成人自厭然之小人至于大而化之之聖莫不有知莫不有物莫不有格物致知之功物不可須臾離知不可須臾離故格物致知之學不可須臾離和卿悚然曰弟子乃今知良知若是其廣大致知之功若是其精微也請服膺而勿失矣和卿疏謂請侍親南還予方期助我而遽有此別惡得無拳拳乎過蘭谿見唐思濟出此商之

南野文集

卷四

三

書吳伯叙卷

先師陽明夫子講學于虔發明靜專動直之旨然聞其教者或各以其意爲學而有究見夫所謂真靜真動者人有本心渾然天成功利之欲不萌得喪毀譽利害成敗之見不作好樂憂患忿懣恐懼之私不熾其止如水其介如石其應物也行止疾徐如鼓荅桴親踈厚薄情態曲折如孩提之語笑非由經營非由慕羨是謂真靜真動是謂天德君子終日乾乾乎此是以廣大生焉吳子伯叙昔在師門最稱篤志時或凝然端坐若澄神內顧然者朋友疑其偏靜比歲會諸南雍則吳子已改其舊轍非復是內非外喜靜厭動者矣夫真靜真動之學吳子其誠能終日乾乾矣乎欲根不斷



則種種活潑莫非私智其亦警懼于此矣乎吳子歸書此贈之因問訊同志諸友信以爲何如也

徐任夫贈言 三條

學莫大于主靜非虛靜之謂也無欲之謂真靜聲色臭味富貴聲利種種世情不作于意故其止也廓然無體其出之也根心生色如草木之暢茂如機緘之發不假造作是謂動靜無心凡動靜未能無心者猶是聲色臭味富貴聲利之爲礙也正當洗濯蕩滌得所謂真靜而無靜之可得方是真實安身立命處矣

仁者萬物一體與人無智愚賢不肖是非美惡同不同相薰相磨相取相受同歸于善是非同異之意作則物我立故擇可而同而南野文集 卷四 美 不能大同以善服人而不能取人爲善賊仁莫大焉仁者人也不仁則不人其端甚微可不慎乎

道體無盡心體無盡故無所得故學問無盡古人親師取友磨礱煅煉耄期不厭有以也覺有得力處則不見無盡足以懈精進之志滿虛受之心道之害也目翳微膜則與重盲者等重盲者知懼能充養元氣忍受金篋之刮微膜者或忽焉嗚呼茲其可忽哉

贈畢介卿 五條

畢介卿將奔其繼母之喪還楚何國珎高以達爲之請曰介卿以聞教未久而別之遽也誠懼夫日就頹惰而不自知願奉一言以朝夕警發常若師之或臨之者二三子將亦與有聞焉嗟數子者

可謂篤信好學者矣因書以贈之

古之明明德者非徒飭躬正行已也親親仁民愛物之心充實光輝明于天下是之謂大人之事古之欲明其明德于天下者非徒意念及之已也廓焉通天下爲一身孳孳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悅是之謂大人之志夫志乎其大而務誠諸其身則所以格物致知者莫非廣大精微之實功矣獨知也者良知也而感應酬酢萬物皆備矣視聽言動感應之物也而是是非非良知其則矣物循其知而不自欺故各得其則知周于物而無所欺故各極其至夫物循其則而無不格斯知周于物而無不致脩身之要也然必有欲明明德于天下之志而後可以與此志之不安則其從事于脩身者或未免爲涇涇信果者也其究爲小人儒也已矣

南野文集

卷四

三

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悅則不私有已而心公矣以不欺其獨知爲慊則無所作僞而意誠矣公以誠舜之徒也出于公必入于私出于誠必入于僞私以僞蹠之徒也舜蹠之分臺釐倏忽間不容髮故志不可須臾不辯而獨知不可須臾不慎蓋不忍以其身須臾而爲蹠也

心不專志不致雖小數不能有成矧曰其克成于大人之學昔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至于不知老之將至則無所不忘矣孔子既沒其徒依冢塲而居者蓋三年六年而後歸嗟夫非用志不分而其他或有所未能忘亦安能學而不厭若此也介卿居父母之



喪前後廬墓者六年推此于學則專心致志之道得而誠立明通可馴致矣

道無窮盡無方體卽以居喪論之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皆隨其力之所能以卽乎其心之所安變動不居果有方耶然自七十以往以至于未斃之年隨其力之所能以卽乎其身之所安皆有足以自致者果有窮耶君子于道知無方則形迹度數莫之能碍知無窮則謙虛受益惟日不足有非勉強以徇外而爲人者矣

書柯行可卷

長樂柯行可求見南野子而問學南野子與之言致良知之道行

南野文集

卷四

美

可唯唯明日又言之加密焉又唯唯明日又言之加密焉又唯唯居頂之辭歸省出卷請書教言以爲別後之警南野子曰子遽歸乎吾數與子言致良知之道子以爲奚若行可曰時偕已知之已信之南野子曰子自信其知致良知之道而信之也然吾未能知子誠信其良知而知所以致之也盍試與我言之行可于是自述其視聽言動之能由于禮也富貴貧賤之能安其素也得喪榮辱之能不累也聞善見善之能樂從也南野子默然良久曰子之言固自信其可以造于聖人之道也然古之聖人見其所夫能而不見其所能見其德之未成業之未廣而汲汲焉求以進德而脩業今子之言蓋德之成也而未及夫所以進其德者也蓋業之廣也

而未及夫所以脩其業者也無乃與聖人之心異乎吾子志于學聖人之道而乃異于聖人之心則無乃與聖人之學異乎然則子之所自信者無乃所當自疑者乎行可憮然曰先生將何以教時偕南野子曰子自信其心則無所用其學矣而人何所施其教子蓋自疑其有所未能也而後之學者有以爲學而後人有以爲教矣雖然庸詎知斯言之非教子也耶行可再拜而言曰時偕今乃知非矣曰知非者良知也格其非以復于是者致良知也誠致其良知則凡是非善惡細微曲折無不自見其脩而況其顯者乎遂書以復行可以爲別後之警

送魯伯慎令招遠

四條

南野文集

卷四

五

學以志爲本而志不可不辯也古之人以明明德于天下爲志明德者親親仁民愛物之德不忍人之心也充其不忍人之心暢于四肢發于事業以保乎四海光輝昭著無遠弗達是謂明明德于天下志乎此則凡貪忿悻忌驕吝鄙詐之私可以戕賊吾心者必洗濯蕩滌纖毫不留念念如是而後可以言志故心無精純果確悠久之實則雖有憤發激昂之氣未足謂之志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貪忿悻忌驕吝鄙詐之私萌而善心始賊近之且不能而况能仁民愛物乎然方其徇私長惡其獨知之微厭然不自慊者固昭然而不可欺也君子之學慎其獨知滅私去惡以長其本然之善而學其所不能故凡



詩書研磨師友講論皆所以辯別其公私善惡之端蓋省察克治之心所不能自己者如癘病而問藥行者而問途莫非實事而非徒空言也故篤志好學則問無不切思無不近不學而問且思焉者雖卽其身心之事猶爲泛遠而況其遠于身心者乎故問之切不切思之近不近當于志之篤不篤者辯之

學者于人之是非得失義利公私雖其疑似難明者猶能辯之至于吾身雖昭著可知者或莫之辯焉自欺耳矣于人之隱過微惡猶憤然惡之至于吾身雖大且顯者或未嘗惡也自欺耳矣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察己之善惡而誠好惡之求諸己者也察人之善惡而誠好惡之求諸人者也出此入彼間不容髮可不慎哉

南野文集

卷四

四

人之病莫大于自是而好勝自是則不能見己之非而內自訟好勝則不能見人之是而反己以自盡曾子曰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不自是者也犯而不校不好勝者也是蓋孔門諸賢之所從事而曾子稱之以警其門人弟子後世顧謂惟顏子足以當之無乃以爲成德之驗而未知其爲入德之功歟今學者自是好勝之病雖精粗淺深不同未必能脫然而無有也苟自諉曰惟德成乃能脫然無病則立心之始旣以容流潛伏而未自拔本塞源之志將不終爲自是好勝而已耶

白石蔡子子木守衡州將行過南野子論九卦之義南野子曰夫德非踐履不進而履必謙以持之履也者非徒正行檢立事功脩飭于形氣之末已也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性之德也慎其獨以致之立愛立敬達之天下斯用利而德日崇故踐履之于崇德如堂之有基矣夫謙非徒恂恂煦煦于容貌色詞已也以行檢事功爲學者日積而加多故自視常有餘而其進易以怠致知之學謹其精神心術之微日新而無窮故自視常不足而其脩益以密故謙所以持踐履之志于不墜而爲之柄者也謙以持志志以正履而良知始復矣天地之復也一陽初動浸浸而長充而至于六陽其機莫之能禦誠故也人心之復也善端初動生生而不能已充而至于五常百行其變化莫之能窮誠故也是謂天下之大本本立則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固而後能懲忿窒慾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蓋良知既復則凡忿慾之萌過失之遷如湯消冰如陽明之破陰翳異乎未復者之懲窒遷改矣是故可以處困困則揜也良知天德至剛順逆通塞無所着于中雖頓挫拂鬱而不見其有所謂頓挫拂鬱者故身不失其所亨非若中有所着者困鬱之來內懷憤懣而奮志以勝之抑意以待之者也故困可以辯德德立而後能達養人不窮如井勿幕良知之達也達而無執過而不留旁行曲暢周于萬變無所擇也而無不各盡其精微無所不入也而無不各得其至善故曰巽德之制復之極功也良知未復



意必未融而隨事以求可因時而處宜多見其爲機變之巧而已矣大哉復乎天地之心見矣顏氏之子所以其殆庶幾者也非履而能謙惡足以與此夫履如足之踐踏自趾至踵無寸膚不着于地夫謙如谷之虛而容如海之下而受故一念不實非履也不虛不下非謙也自賢非下也自是非虛也昔者孔子自謂道有未能而庸德之行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故發憤至于忘食自賢乎哉書稱舜之謙謂負罪引慝夔夔齋慄祇載以見瞽瞍自是乎哉舜與孔子猶若是而況困知勉行者履不必如孔謙不必如舜乃欲復其天地之心以造于異制而不流其將能乎蔡子曰善哉履如孔謙如舜而良知不復者寡矣良知未復而能巽以制事不入于機變者亦寡矣吾安敢不勉且戒以無忘先生之言于是蔡子行遂書以贈

師說贈趙子僉憲江西

孔子稱聽訟猶人必也使民無訟夫聖人不垂難能之訓不期難成之功非故爲近易也道則然也然自今觀之民好訟而求勝至械手足刻肌膚幽囚折辱猶趨之不厭如是而求其無訟不亦遠且難乎聞古之爲治者感人以心使人自畏其心後之爲治者威人以法使人畏上之法畏法者法或玩而心肆故輕犯而倖勝于訟畏心者心恒惕而法守故重犯而恥以訟勝昔者虞芮之讓內知畏其心外恥勝于人文王西伯之化也人之言曰文王之道高

不可及猶天之不可升也嗟乎無亦不老者古未既其實矣乎當  
戰國時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者孟子之語之猶曰莫若師文王何  
則文王之性未嘗息滅者也豈今之人心滅仁絕義有甚于戰國  
者乎必不然矣文王之大莫大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然  
亦非峻絕竒詭高世而不可學者也不自善故不見殷之不善故  
能敬不自利故殷民強半爲周而不有也故能愛上能愛而下恥  
奪矣上能敬而下恥侮矣故曰一國興仁一國興讓以文王之心  
爲心者也予觀詩之稱文王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曰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畔援歆羨者爭之端翼翼臨保  
者無訟之本翼翼臨保之心生畔援歆羨之心息凡有知有志者  
南野文集

卷四

聖

可以與能而謂不可能也不已誣乎震陽趙子伯京由廷尉屬簡  
僉爲江西憲事江西稱多訟而趙子嘗從事于知本之學者藩臬  
司于今爲方伯所轄郡縣非虞芮鄰邦比也故予爲說文王可師  
者如此徐觀無訟之化云

聖人之心無窮論

庚戌會  
試程文

聖人仁覆天下而未嘗足乎其已能故自視常未盡自視未盡斯  
其爲盡仁者乎夫仁天地之大德而性於人人所以體萬物而爲  
天地之心者也其爲道至大而至近至微而至神并包兼濟被於  
天下也莫得其極而溥博淵泉出於人心也莫竟其所際是故於  
物有濟可以爲仁而有一物之不濟未足以言全一念公溥可以



體仁而有一念之或間未足以言純聖人安仁無違者也而天下之大未必能兼濟而無不及故常以其所不及爲未全而未嘗以其無違爲已純茲堯舜所以上下同流而猶以脩己安百姓爲病也故曰聖人之心無窮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與于此人之言曰凡人所學學而不敢苟止者蓋事可能而已有未能雖未之能而必不可不能者也脩己之道其事爲視聽言動其情爲喜怒好惡皆於身取之夫人可以與能者聖人豈猶有所未能耶天下之大百姓至衆也欲盡舉而安之勢有所必不能豈聖人顧汲汲焉必能之也噫聖人之於百姓豈敢曰勢不能盡安遂委之於不必能耶人以天地萬物爲體其安百姓蓋安其四體也委四體於不必

南野文集

卷四

畧

盡安惟不仁其身者能之仁者之心固宜有汲汲不懈者矣則夫脩之己者亦豈敢曰吾已盡已能而不復有所進邪夫人以脩己爲易能易盡也蓋以身爲己而未嘗於其感應者觀之也今夫視聽言動之用喜怒好惡之情凡接物而應焉者已也而莫非物也微物則惡所視聽而好惡喜怒之哉親踈遠邇智愚貴賤與夫貧窮笑獨凡對己而感焉者物也而莫非已也微已則惡觀其爲親踈與笑獨者哉故聖人之於天下視惟明聽惟聰而休戚誠僞之隱靡所不周言忠信行篤敬而順逆睽合之志靡所不通喜怒不遷好惡無作而愛憎取舍之情靡所不同茲其脩之已也皆加乎民而安之者也其於百姓惇親及踈篤近舉遠皆在所懷而各得

其氣貴貴下賤尊賢容眾皆在所愛而各得其辨老老幼幼恤不  
辜矜無告皆在所慈而各得其所茲其安之也皆出乎身而脩焉  
者也故脩己者脩安民之道於己百姓安而後己之分盡自脩之  
事畢矣聖人有見於感應之一也以爲己之分無時而可盡自脩  
之事無時而可畢何也百姓之眾惡能盡舉而安全之也夫天地  
之大也而萬物有未生未育人不能無憾於天地聖人之大也而  
百姓有未安人不能無望於聖人而聖人豈能自安於其心哉昔  
者堯舜大聖人也其明德以親民者蓋至於萬邦協和而四方風  
動矣然其訓迪庶官勸之勿壞與其所以慎脩思永者孳孳爾也  
蓋舜之稱堯也謂舍己稽眾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能之則知  
南野文集

卷四

聖

人安民之道矣而禹又以爲知人則哲安民則惠雖帝亦難能焉  
豈非道未易盡而堯之所能者堯亦有難焉者哉則舜之所以孳  
孳如堯又可知也矣故當時之戒羣臣也曰彌違曰無面從曰汝  
爲汝翼汝明汝聽羣臣之進戒也亦曰怠曰傲曰違道干譽咈人  
從己喜起交脩時幾交勅昌言交拜惴惴焉若勉脩其德而未嘗  
若經綸屯否而未底其績者此豈不見天下理亂之形而故以爲  
未理不見己心危微之幾而故以爲未盡哉心同天運無有止足  
其視天下之大也阻饑之民豈盡康食五品豈盡遜五刑豈盡措  
典禮豈盡叙神人豈盡和蠻夷之猾夏者豈盡率服鳥獸草木上  
下之物豈盡樂生則吾之所以明峻德於天下者猶有未至而豈



能泰然忘戒也夫堯舜聖神與天合德其必不至如禹益諸臣所戒也夫人知之矣然未能泰然忘戒也則惟諸臣知之諸臣之克艱與君同心其不以無虞而忘自儆也堯舜信之矣因而致儆其君之所或未儆也亦惟堯舜能行之推堯舜之心卽庶績盡凝萬物咸若矣然所以制未亂之治者猶未可以已也况天下之大有必不能盡慊其志者耶推諸臣之心非不知帝德廣運萬邦作乂矣然所以致無斃之保者猶未可以已也况人心靡常有未能必其無動於罔念者耶故唐虞之德光被上下真如天地之化雖未能無一物之未生未育然不害其爲無不生育而其屈伸往來闔闢變化則未嘗因物而有所加損蓋穆然常運而不已也是聖人

南野文集

卷四

異

之心也聖人豈有特異於人者哉亦曰純乎仁而已仁者心之德也人心虛靈天地合德其直誠惻怛明昭不昧一夫不獲惕焉惻矧於厥躬而一念必謹戰戰焉若冰淵之臨是心體本然聖人無以異乎衆人者也衆人之異於聖人則自雜之也是故物我相形私利相奪忿疾暴慢猜疑刻忌紛然交作故不自見其過而常自覺其所能則其於人也淺見其可惡而不盡見其可愛見我之愛人者無不至而人之不蒙吾愛者爲自絕而不知愛人之心久矣其窮也矣然其始蓋亦善端之動而過焉者意有所向忽而未察其究也浸淫固滯日入於頗側而罔覺爾聖人純乎仁而不蔽於我者也無蔽故常覺無我故常愛故不待熾然之過而能密察其

意向之萌兢兢業業日乾夕惕若有迫乎其中以追及乎其前雖欲已之而不得者蓋不徒以己之未易盡百姓之不能盡安而始汲汲若是也其常覺而常愛者無待於外也故聖人之心非警之使無窮仁本無窮也脩己以敬之極也仁道不明外安民以脩己者是內非外而不知萬物之備於我外敬以安民者徇外遺內而不知強恕之本諸心是皆未得夫精一不二之道縱使作之不忘然有所舉者必有所廢有所作者必未能常而無輟卽斃而後已猶未足以語聖人無窮之心未仁故也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事親者安民之始知人者知仁者也雖然仁亦惡可易言者何也仁者性之生

南野文集

卷四

學

理非有聲臭方體可求而執之者也無體故無盡無可執故無爲而成人之道也實天之命也詩有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緝熙敬止者也故知天斯知性知性斯知仁知仁斯知道斯知所以脩故戒慎不覩而常若有覩恐懼不聞而未嘗有所恐懼此篤敬之與脩己以安百姓之要聖人之心所以純乎仁而無窮者也

問性策

庚戌會  
試程文

問性者德行之本知性而後不謬於學知學而後可以成德則性之實誠不可不明辨也然孔子而上性說甚畧而士多才

賢民亦渾樸孟子而下行性善者寔詳寔明蓋皆左右孟氏



之說昭然而行之矣然人才民俗寔不逮古豈性說之明固無損益於世道之隆污邪然則惡在其能有功於聖門也其他紛紛駕說者各有所見其用歸之從善背惡於民行良非小補乃不得與孟子同功顧辭而闢之無乃執其說之異而未既其用之同邪諸子之學所習各異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者豈無見於性之善而能然乎乃無救於其習之偏者何也夫言必稽諸致用而後可以審其是實用不究而槩之空言則雖性善之說折諸所謂不論氣者得無有所未備而何以異於紛紛者歟故願與諸士深究其實也

性貴盡也非貴言也其言之者示人盡之之功也言貴行也非貴南野文集

卷四

巽

辨也其辨之者欲人行之無惑也蓋人性本善而或牾之聖人有憂焉於是言其所深造自得者牖人心而反之善故其言非使人通曉辨說已也欲其好學力行得之深而居之安故言必可教教必可學學必可以成已成物而徒言非所貴也蓋嘗觀古之言性矣言乎若性而有恒焉言乎節性而日邁焉言乎率性以爲道焉言乎誠善以盡性焉凡以教力行也教慎習也蓋聖人恒其性之中矣欲夫人若焉而無敢戾致其性之和矣欲夫人節焉而無敢縱盡其性之善矣欲夫人率焉而無敢賊全其性之誠明矣欲夫人思誠而無敢妄不戾不縱不賊不妄而聲色臭味得其正喜怒哀樂中其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盡其分習與性成教之極

功也道與時降勢以時異堯舜文武之時教立於上而君師之道  
一道德齊禮而人莫不敬應故行有枝葉言畧而功倍孔子孟軻  
之時教立於下而君師之道二百家殊方而人各爲異說故辭有  
枝葉言詳而功半蓋至於言詳而德行之教衰意見之習盛於是  
人才風俗寢不逮古矣嗟乎三代而下何其紛紛也孟子道性善  
而羣喙競起衆言淆亂曰性惡者曰善惡混者曰善惡各有定者  
曰無善無惡者各是其是互相評譏其意則皆欲人爲善易惡者  
也而孟子闢之不遺餘力豈好爲嘵嘵者自今觀之孟子之言善  
也本之天命徵之正情若曰能率其性斯無不善不可反其性而  
爲惡也諸子則或離情以爲言或雜習以爲言若曰人當治其性

南野文集

卷四

兪

以爲善不可以其性入於不善也故孟子之學順理而無爲也若  
決江河以注之海而無汎溢焉雖困勉之功至於人十已千皆無  
爲而爲性也非意也諸子之學刻意而有作也若堤江河而鑿之  
道使無汎溢焉卽功力之熟至於不待思勉皆有作而成意也非  
性也夫一陰一陽之道在天曰命命之流行曰氣氣之凝聚曰質  
質之虛靈曰心心之生理曰性性之發動曰情情之作止反復曰  
習本末一原者也性者習之體習者性之用性習而善惡分習與  
性成而善惡不移始同終異者也故無不善者性之常習而後有  
不善則逆其常者也然爲善斯慊不善斯不慊蓋根諸心而不可  
欺者未始易乎其常孔子言性近習遠以至於上智下愚此本末



始終之別也孟子承之謂善端爲固有謂得之失之由於取舍謂之倍蓰而無筭非才之罪此明其順逆常變者也諸子則迷其本始故混其順逆而以爲皆其常然者以是爲教而道人於善其究也反害之矣何也意見作而天性賊也夫楊朱無見於性之義則取爲我以爲義墨翟無見於性之仁則兼愛以爲仁子莫無見於性之中則執一以爲中告子之不動心鄉愿之德許行之無爲皆無見於性之本故以其意見者爲學而思以易天下使天下皆能爲爲我之義兼愛之仁執一之中猶未免爲矯情鑿眞况必不能爲也必不能爲而又不知所爲則恣情迷眞者仁義充塞中庸晦蝕而天下日入於亂譬諸養生然黍稷稻粱其常也而必熊蹯猩唇以充膳豈惟自伐天和將世之不能皆得者有坐而甘餓或相食以斃耳至是而後知諸立哉今孔孟之教如日中天而紛紛者不得行矣明問猶及復辯詰豈非示承學以不謬所從且使慎乎其所以見諸實用而不爲徒言矣乎愚也何敢以自賊也

歐陽南野先生文選卷之五

門人淮南李春芳 選編

門人北海馮惟訥 校訂

教語

聖門之學以德行為務纔涉訓詁便落第二義德行者根心生意  
然而成之不言而信是謂實體學者于此心善利之間毋自欺而  
常自慊以致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實是謂實功自古聖賢反  
復闡明無非此事然自實體實功觀之雖聖賢之言猶爲影響正  
欲使人因影求形緣響知聲耳若復就影響而追逐尋伺則去形  
聲而愈遠矣

南野文集

卷五

天之真精聚而成人人之真精變化而出萬事此中豈容攙和得  
靜專動直靜翕動闢心體本是如此未能充實必無光輝分毫假  
借不得

孔子之德皜皜難尙然而江漢以濯秋陽以暴其洗滌煅煉豈一  
朝一夕之故雖其精一之功非夷所及然而助發精采助諸人者  
亦多矣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學者無精一志向未免以意氣爲發憤以談  
說爲問辯以億度爲思慮以把握爲躬行與真志作用迥隔千層  
立志雖淺近語却是真實根脚稻種結稻稗種結稗假托不得

志卽良知精明堅確之體立志卽致知精明堅確之功學問思辯



己百已千只在此毫釐間精純于此有立自然神氣精明義理昭著可以上達不然則種種講究種種脩飾叅往稽來準今酌古只成得曉了時務調停世故底人不可與入道也

良知之靈于義利公私誠僞分毫不可欺蔽無功利之心則通體是義出義則八利矣一體萬物則通體是公出公則入私矣不失赤子之心則通體是誠稍有起作卽入于僞矣大端旣明則禍福利害莫之能二二則間不二則無間

致知之說近來講論益詳然見解不可以爲真知揣料不可以爲實際一切俗情斬截不淨良知未到圓融瑩徹未能自快自足而徒于一事之間一隙之明以爲格物致知其爲自欺大矣

南野文集

卷五

二

君子之心不爲順遷不爲逆移不爲難沮不爲易肆惟自己眞誠惻怛之心未充滿處曰求充滿未精純處曰求精純少則順逆難易之見則未免流入彌縫粉飾

習心難消而流俗易溺今之溺人者莫大于美文詞崇機變以失其本心昔者舜之溫恭允塞不異深山之野人文王之所以爲文純亦不已故君子貴乎道也又曰離羣之患君子患之損友益友孔子惓惓焉故知所貴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取友

心有等殺者天之理意生分別者人之欲人欲淨盡然後天理流行寂然不動然後能通天下之故

吾輩今日之學直當如世上未有言語文字自己未有許多知識見聞從潔淨心地上專精畢力由本達枝自有根心生色不言而喻之盛則凡言語文字莫非實理知識聞見莫非實得不然恐未免沾泥帶水也

君子之學莫大于立誠凡榮辱得喪之交錯乎外而感乎其中者如水入湯如雲過虛堅凝靜定無所妄動然後爲能誠

有志之士講習既久似頗有以見解爲實際者尋常談說道理非不了了至于當機對境猶未免一轉兩折不得覲體真實豈非見解一路稍作障礙也哉

昔者曾子之戒懼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臨深履薄真是生死所關一步蹉跌便喪身失命故不待強其心以戒懼而自有不容

南野文集

卷五

三

己者志切故也今學者恃其心之得喪果能如其身之生死者乎則其從事于戒懼亦未免或作或輟乍斷乍續就其作而能續之時亦未必能如臨深履薄之真則志不切故也凡今從事于學而不能日新只可責志志微且渺而分奪之者甚大且衆蓋浸漬攪和而不自知者

人心良知誠不可昧鼓舞作興亦不在急惟出之以誠直從精神心術斡旋轉移優游涵泳久自得益因思前此虛談之說自己未有道學自脩恟慄威儀之實而徒以意氣語言動人使有志者習高談而驚外無志者疑實行而生厭誤已誤人罪不可追



象山先生分別學者之病有二種一是情欲一是意見吾儕以情欲未了之心而反文之以意見則二病兼受之矣然意見作障亦只是情欲未了

學無頓漸慎獨爲要根無上下善反爲良

或問日用應接講求有不到處便不能免于悔尤其間亦無私意亦無客氣如何不能中道先生曰悔有二有悔其心之不善者有悔其行之不得者悔其行之不得者又有二有察見其非心者有留情于順逆者此人心道心之分也夫君子誠致其知而不已則凡當講者良知自不能不講也講求未到者良知自不能已也凡當講而不講當講求其至而不講求其至卽此一念已是怠意已

南野文集

卷五

四

是忽心已是自是自足之蔽其爲私意客氣莫大焉其可悔者蓋在于此而不在于行之不得也凡此只是不真實致良知之故實致其知無此悔矣若謂既無私意亦無客氣而又未能中道竊以爲無是理也是殆比擬于形迹也是殆留情于順逆也夫實致其知而無私意客氣則中道矣如是而行有不得無可悔也如是而悔則將違良知以干百姓之譽此後世求可成之私也然未有致良知而行有不得行有不得要之良知未致耳

好善不擇小怨惡不擇大凡世態紛紛不可入意非惟不掛諸口亦且不掛諸心然後處之無不宜此非自貶以媚俗聖賢高明廣大之心固如此也

私意一齊放下則良知流行不息矣學與思卽是一齊放下的工夫無所往而生其心之說若善用之卽是情順萬事而無情情順萬事而無情之說苟不善用卽流于猖狂自恣故君子之學要其所以用力者何如言語不足泥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是睹聞思爲一循其良知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用功精密自見非言說之所能盡

格致誠正卽是養孟子言養氣亦只在慊于心上用功慊于心卽是致良知後世所謂養却只守得箇虛靜習得箇從容與聖賢作用處天地懸隔

好惡是心之所有作好惡是心之所無所謂如鏡之照妍媸者得南野文集

卷五

五

之鏡照物必有影影着在鏡上則鏡不明矣用功克治卽是行其所無事

吾人只是爲道之志不切若爲道之志如取科第之志則拈起筆來無非以明道爲心矣此學者深痼之病宜實體察

沉密謙虛最學者對病之藥致知固是大頭惱然常提省此意尤覺得力

朋友互相親切須信在言前一點便化始爲善道

扞格外物亦是聖門別派但恐爲此說者尙多意見想像果能如其所說實落用功亦自有疑有悞自然覺得先師所教愈更精一不若彼說籠統闕漏終不足以盡性也朋友好立論者且可默然



相與薰蒸磨礪切其內省之心若與一一解駁祇恐成口說耳  
吾輩幸賴師訓知學之方然此事須從冷澹寂寞中磨煉蕩滌一  
番俗情欲根消拔都盡乃有真意發動乃有生生不已之機

近日同志往往以爲善去惡無聲無臭二語各執所見以爲捷徑  
積累之別鄙意人心着不得一毫意必惟念念爲善去惡而已矣  
雖念念爲善去惡然本無意必之可着也何嘗不徑捷何嘗不積  
累

今之俗情世態雖未必盡是然究其本亦人道之常卽如事上接  
下送往迎來于官政最爲末務然道亦不外乎是諺云獅子捉兔  
用全力捉象亦用全力獅子之力不擇于象兔君子之心無間于  
南野文集

卷五

六

事之大小一盡百盡一虧百虧洒掃應對上便到聖人上

精神須用完固功夫須是嚴密近日有志之士亦有于世情上調  
停得無病痛時調上補湊得無缺漏亦能有益于民然只是調停  
世情補湊時調的心亦卽是調停補湊的學問此中多少漏泄多  
少放過須是以真誠惻怛之心行真誠惻怛之政然後內省不欺  
棲息南明日與諸生從腳根下檢點將從前種種世味濃處冷淡  
一番始覺吾人赤子時心地本自平地真實種種障蔽盡是自起  
自作徒自受累

道有本德有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基本不立種種倚

爲盡是勝心浮氣私智小慧

意外之厄君子所不免惟不易其志則反身內省莫非進德之地  
傳稱困而不失其所亨亨非自外也處險而說者也說非有假于  
物吾心不自欺而獨知常慊焉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  
也

周子以無欲爲靜程子亦謂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故  
聖人之學要在慎其獨知靜亦知動亦知靜亦慎動亦慎所謂動  
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也

程子謂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然則心如赤子乃能漸近方有  
更進步處未能如赤子之初則雖有契悟終涉意見安排去實際  
益遠反作良知障礙矣

南野文集

卷五

七

吾黨爲學須要欲明明德于天下之志真切篤實而日就身心感  
應處物物格之懲忿窒欲改過遷善求不欺其自知之明而恒自  
慊然後能止于至善後進喜脫畧而惡拘檢只是未嘗實有此志  
或初有志而撓以意氣認爲真志志既不實則其以妄念爲真乃  
是自迷自悞

古人之論齊家曰宜兄宜弟論治國亦曰宜民宜人某論人情曰  
虐我則仇其論虐則曰剛而無虐曰善戲謔而不爲虐然則必以  
處家人之心處國人而後能得其宜之之道必不過用其剛雖辭  
色之間如戲謔之可以傷人者亦在所必察然後爲能無虐

人之身心自朝至暮視聽言動之感應喜怒好惡之斟酌或行或



止無非事物然念有善不善故事物有格有不格而獨知昭然不可欺也君子身心之學于凡事事物物密察其昭然不可欺者改過遷善懲忿窒欲做得恰好到極處以自慊于其獨知方是格物致知方是誠意如此則事上使民錢穀訟獄無非實學

有病爲政尙嚴者先生曰人心縱弛之久非加繩檢雖有惠政終不得行古之人以不教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爲嚴之過至如信賞必罰雖堯舜舍此難以致治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嚴與寬皆仁之用

成已成物原是一事學于己者不厭即是不倦之誨故孔子云無行不與良知彼此完具欺慊之幾人所易知易能精專在我則人自應之將有不言而信者此謂以身教者從也

南野文集

卷五

八

學者勝心與真志相爲消長志真則自能見過內訟真見良知之無窮無體無二無我自不至求勝亦自無勝可求第真志未易言耳

合本體方是功夫用功夫即是本體良知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用功亦只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初學如此深造亦如此本無二也生熟之間而已矣

冗劇照管不到只是不照管未有照管而不到者念念能照即是念念皆知即是本體炯然此功夫無間動靜非靜時體驗得成片段了冗劇自然得用也浮念只是染着若謂淨念飛過覺得不相

染着是二物矣又謂良久有善念萌動而雜念亦有來叅入者覺察克去又得明淨却是有箇明淨的本體又起善念又叅雜念是三物矣此雖語意未瑩小疵然于精一之旨未免毫釐有未徹不可不察也功夫未能常用是以良知未得純一此真實不誑語居鄉理家此物最難格非物之難不欺其獨知而能自慊之爲難也

今世學不明于天下人人以爲閒談異論苟有志于此者雖其所見所言未必盡同但能于心上用功終當一致譬之泛江河淮濟者苟沿流不止終歸于海蓋海本無外水無異歸也

今之人稱之功名之士弗樂也曰富貴之徒艷然矣此良知也然南野文集

卷五

九

而非知之艱致知之艱故曰功崇惟志志者自致者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孟子曰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此之謂失其本心是故必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而後可以言志必不以三公易其介而後可以言志志定而知至矣此謂知本良知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見人之善若得其所欲而愛護之也見人之不善若疼痛在躬而撫摩之也有善必以及人若解衣推食于其昆弟也不能必以問人若足之行而取決于目也豈有妬善嫉惡矜能恥負之意哉故學者必視天下無物非我無人不可入于善然後爲致其知

師友離索功夫踈繆私邪剝削不盡便起種種作用總非真體精



神活潑盡是淨心習氣依附知見自謂圓通順應而不知所喪多矣當盡削知解再復渾淪庶幾可望克實耳

人情世故固有難處者然君子匹夫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不愛其身而求躋斯民于安養生全一切勞逸安危毀譽利害皆不暇顧而何人情世故之爲慮也

有苗負固益贊禹以謙受而道舜之事夫舜何罪可負何慝可引以爲毫髮有所未盡猶可自致其力不必責之人也父子兄弟免後世喋血禁庭之慘蓋謙損之益仁義之利如此

精神漆漏意氣發揚則不得歸一沉着有欲罷不能之勢千頃之水漫流滿地則悠揚散渙歸之一渠可以轉石此致一之驗也

南野文集

卷五

十

君子隨其所至過惡揚善順天休命故弦歌簿書催科鞭撻只是一心只是一事若判爲兩途便未免涉于意必故或失則愛或失則忍或失則踈或失則迂皆意必爲之蔽也

君子之學得其本心寂無聲臭若赤子之初種種毀譽利害若無所聞一切可憂可懼可驚可愕之變若寒暑晦明之固然無所怵于其中然後庶幾古人膽大心小之云然後可以任重道遠

君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世而無悶然後爲龍德未至于此遽可自欺自誑以爲能見能躍者耶

吾人良知非但不沾惡習雖善亦未有着處于此有得則融化痕迹削磨觚稜內不失已外足以同人庶幾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者

矣  
卜筮之暇不可廢朋友講習此與忘哀營私者不同蓋心體一差  
哀痛未必中節凡所以用其情者必多所缺漏古人所以居喪而  
讀禮也

古人居喪讀禮又立之相正恐悲痛哀苦之情或流于太過不及  
而失其本心則未免事親不以其道故爲此扶植培養之計所謂  
造次顛沛必于是者

以義制事古人格物之實學然必本諸良知之所慊而不以一毫  
自欺然後可以言義

吾儕大患在未有真志志不立則因循鹵莽言行背馳亦勢所必  
至者

南野文集  
卷五

十一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良知心之神  
明貫乎動靜者也良知上用功則動靜自一若動靜上用功則見  
良知爲二不能合一矣

良知不待點檢而有而點檢卽良知之用一不點檢卽不用其良  
知矣大學言致知正欲學者時時點檢勿欺其獨知顏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此也吾輩未能如顏子之知正坐因  
循將就不能點檢耳

有謂良知之學近日講得甚明但覺致字無下落者先生曰致字  
無不落卽是良知講得未明良知果明致字卽不容無下落矣



親戚不責善全恩也朋友相責以善行義也然古之責善者隱惡而揚善故與人同歸于善今之責善者是已而非人故與人俱陷于惡

耐者忍也勤勞困苦拂亂湮鬱無不能忍者也耐之品有二其義亦有二志于功利者忍人所難然後才通慮精可以成其私志于道者忍人所難然後志堅仁熟可以成其德是謂二品以志耐者有動于外必剛制其中境隨事遷吾志不撓焉以道耐者物無所好中不爲之動境隨事遷吾心無與焉是爲二義

良知人所固有是故莫不好仁而惡賊貴義而賤利榮忠信而鄙詐佞崇恭敬而地傲情尚孝慈而羞狠戾其見之行事得其所好

南野文集

卷五

三

而所惡者不加于其身則其身泰然矣失其所好而所惡者躬自蹈之則其身歉然厭然矣夫良知未明也而至于躬蹈其所惡欲蔽之耳然未免于歉且厭者則其明曷嘗遽息然則雖小人之良知亦未嘗不存惟有以蔽之而無以致其明雖有存焉者寡矣雖君子之良知亦不能無蔽惟有以明之而不受其蔽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慎其獨知而罔有所欺充其所惡而勿施于人改其所歉而求快于已明之之功也及其至渣滓渾化明著動變我固有之豈待于外哉

多文足以喪志多財足以損志二者德之害也君子質直以養心志乃寧澹泊以表神智乃明養而無害德乃大人之言曰文無溺

焉而已矣財無貪焉而已矣志道之士皆曰貪與溺我無是也夫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明道自謂無田獵之好所以十二年而猶未忘也可不慎歟

有諸己之謂性充實之謂美良心人所固有孰爲無諸己者耶本有也動于欲而亡之若無矣亡非實亡也水動爲波而水體失焉耳既亡矣不動于欲而復存焉若有矣存非始存也波澄爲水而水體復焉耳感物者爲耳目口鼻物之感者爲聲色臭味動者以此不動者以此動不動之間志在樞乎故學莫先于定志

天地之道不一則不能繼不繼則不足以成性人心之善不一則亦不能繼不繼則不足以盡性故君子定志以致一時敏以持久

南野文集

卷五

三

二三其志或作或輟欲與天地合德難哉

學力有覺誠爲難得從此日就自己知得善不善處毫不肯自欺遷善改過懲忿窒慾自然日進高明矣

人惟不見未形之禍故亢而有悔智者不窮忿以及身仁者不固敵以危已

莊生齊物亦近吾儒見大心泰之旨惟其縱恣脫畧不知致知格物之實故未免于有蔽而後之用其說者或生于憤激而假以自寬或取諸見解而非其自得則亦未足以窺莊生之至

一真一切真此雖佛氏語然聖學亦不能外也志向真僞毫釐之際精一不二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無不在我種種外慕只是不



真一真則萬偽消除矣

至道未嘗外世之所務而世務亦莫非道德之用惟徇世者脩之以成能脩道者脩之以成德志有不同焉耳成能故可與名世成德故可與遜世可與遜世者非世所囿者也然後能範圍天地裁成萬物孔顏所以爲百世師者忘名世之心成遜世之德而已矣雖然志易惑而難定習易溺而難拔徇世易羣而嚶嚶然曰古之人者難獨立也

一陰一陽之道在天曰命命之流行曰氣氣之凝聚曰質質之虛靈曰心心之生理曰性性之發動曰情情之作止反復曰習本末一原者也性者習之體習者性之用性習而善惡分習與性成而

南野文集

卷五

十四

善惡不移始同終異者也故無不善者性之常習而後有不善則逆其常者也然爲善斯慊不善斯不慊蓋根諸心而不可欺者未始易乎其常孔子言性近習遠以至于上智下愚此本末始終之別也孟子承之謂善端爲固有謂得之失之由于求舍謂倍蓰而無筭非才之罪此明其順逆常變者也後人又推所未備將以輔行其說乃以善歸性以不善歸氣質則信辯矣然氣之冲和偏勝也質之剛柔明暗也本天命之流行凝聚繼善而成性者也故曰性相近言其成性小異而皆善也有不善則判然如寒暑晝夜不待習而已相遠矣故不善者習之所成非氣質之本然孟子所謂弗思弗求者也故又不可不慎其所習

以上書序雜著節語

處家庭鄉黨只如尋常村夫野老文貌不足而情實有餘乃是聖賢之道孟子稱堯舜之道乃在徐行後長孔子終身只是忠恕無許多蹊徑議論曲折也

處家事直須平實然須有衣做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之心乃不爲飲食之人此須心中實實體認懸空想像論說無益也進學如下棋不遇國手對壘終無高着此最不可不察

君子之道欲行高遠先自卑近知微知顯然後可以入德非精一之至不足以與此

凡事竒特不足貴惟此心平實有恒爲難能也

南野文集

卷五

五

身心須實用其力習染旣深克治倍難矣

程子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試自體驗如何乃能廓然苟非大公順應之心縱用智用數十分周密無罅可窺與君子作用天地懸隔

親戚骨肉須是不藏怒不宿怨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始得淨文虛禮不足用也

學不必過求精微但粗重私意斷除不盡真心未得透露種種妙談皆違心之事實事周密皆拂性之行向後無真實根脚可剗定得安望其有成也

曉曉揭揭辯己之是非折人之非此謂以善服人人未有能服者然



非眞實從事于誠意正心之學則客氣妄動倉卒自主張不得致力于學日消月磨則習與性成矣

言語便捷折人之非談人之短伸己之見自是學者病痛惟聖人爲能好問好察隱惡揚善恂恂似不能言者

得失但當付之命凡事當自察其志志于富貴而處之以道終不若以道爲志而處乎得失之間者也

我不加禮于人往往不自覺人不加禮于我我心若之何哉此強恕而行之道

處人之道最宜有情有禮更要眞實不可一毫虛飾

凡憎人怨人防人慢人之意一毫不可萌之于心他人過失醜惡

南野文集

卷五

夫

一切不可形之于口卽此便是天下歸仁氣象

凡有情于我者當記善忘過可以全交或一言不合一事不稱意而遽相違忤此豈有忍有容之道哉

士夫朋友以愛憎爲毀譽雖非所當計而待之亦不可草草大抵不簡一人尙不能必人之不簡我不恠一人尙不能必人之不恠我孟子云反求諸身而天下歸之君子雖不期天下之歸而反身之功不可緩然天下歸之亦君子之所喜者古人所謂人倫之至者其實在此非此心精一無自欺而求自慊者未易言此也

凡處人處事去盡輕率玩戲之習則眞實義理自見苟以富貴爲心則全體先蔽所處未必中節但得爲俗人之巧于趨避者耳不

可不察也

謙與諂相似而不同謙以進德爲心諂以希合爲心因謙獻諂固足假公濟私惡諂忘謙不亦因饒而廢食乎處人不當憂人性之無常但當憂我不能處無常之性不能處無常之性則吾性亦無常能處無常之性則其人亦有常矣

了得真心自能處已處人無不當可自能須臾不離

甘恬恬淡寂寞非必強爲于外直從心體洗濯得恬淡滋味乃能有常不然則自謂高賢猶不免爲俗人古之稱聖人必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必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得此滋味則雖衿衣鼓琴榮華顯盛有之而不與居之而不染亦不失其爲恬淡寂寞也者

南野文集

卷五

七

富貴氣習吾輩耳濡目染漸亦漸習其中泥淖中拔起脚根亦須就平地頓放

君子之學喜怒哀樂發必中節然非此心如止水介石則意動情勝不能行于妻子

凡處事不可作好作惡且不必論聖賢就鄉中作尊長能鎮服得人者亦自凝重端詳不因人而遽喜因人而遽怒然後心定而慮事精否則未免因一時相與之厚薄以作好惡所謂眼花則五色眩非定論也

用智未必知人立誠乃能不惑

擇友須勝已然勝已之友亦自難親吾在此每遇諸兄真實箴砭



始知取善之難非反身脩德之志切未易言也到得志切處同行  
莫非我師雖與鄉人處吾善規過者亦不少矣

刊落浮華真實乃見消融客氣良言妙此語不可忽也

古人明德親民之道直須以爲己言草草于世俗中支撐補  
湊粉飾得過便謂作得箇人試仰頭一前前輩多少豪傑豈是吾  
輩這般樣子千古之後多少豪傑豈不將吾輩作唾核相待尋思  
到此今日所作種種氣概無纖毫着實便知自家安身立命下落  
矣此不可以意氣激作須貼底真心腳踏實地乃有出頭處不然  
終身包裹在流俗裡無由得世緣淨潔也

南野文集

卷五

歐陽南野先生之學直接姚江溯江誦學提倡良知而其道重在力行蓋歆返空疏支離之習使學者求之於實踐之地先生親炙有年毅然以發明師說為己任故於師友反復辨論動輒數千言語不離宗杲義環生非獨才之富實其見之真也光嘗讀其書心慕其為人適出宰泰和得見其後裔輔訪求先生遺書出南野文選刻版相示考四庫全書目

錄歐陽南野集凡三十卷而復列南野文選四卷為門人馮惟訥所編僅全集中十之一今所得者蓋即馮選別本或以未及編入杜朝著述為憾光竊不為然夫政隨時變豈容執一如集中建儲災異諸疏顯見宜古而不宜今而惟學識之精政見胥從此出前人之揀選政者命意至深且遠且四庫載文選四卷而是編節錄教語於後卷增為五舉凡講學之文悉備於



是讀是書也其有裨於實學之用者豈數哉  
爰付手民重印以公同好

中華民國六年後學樓守光醇安謹識

諸暨樓醇安先生以通才碩學來宰下  
邑蒞治期年徵求文獻深有契於先文  
莊之學因垂詢遺著輔以祇存文選四  
冊為對先生慨然遂捐廉印刷五百部  
將以介贈知交表彰是邦先哲即所以

推闡陽明學派而辨正提要之語尤具卓  
識使讀是集者略無遺憾後人不能誦不  
而先生為之發明而廣傳因錄刊識語爰  
附數言以誌愧感丁巳秋日輔敬書

